

# 《天平邨天喜樓》--先生系列

作者: 伊人(歐子爭)

Powered by [紙言](#)

# 天平邨天喜樓 1

\*\*\*\*\*本故事純粹虛構\*\*\*\*\*

1.

黑夜，北區某屋邨內。

「呢度就係其中一個地點？」我拿著手提電話，對著單車停泊處拍了好幾張照片。

我是劉柏全，一位玄學資訊BLOGGER，我的工作就是把我所長 - 玄學帶到互聯網世界與人分享，透過別人瀏覽我的部落格來賺取廣告費，雖然收入不算高，每個月也只不過一萬多港元，但是我很喜歡這種能夠自由隨心工作的SOHO族生活。

今天，我來到位於上水的天平邨，親身進行一場資料搜集，目的當然是為了豐富下一期部落格的文章內容。

天平邨位於上水，是公共屋邨，居民於1990年相繼入伙，於2000年加入租者置其屋計劃，不少租戶搖身一變成為業主，是其中一個產生奇蹟的屋邨。

我的目標是天喜樓，在過往短短的三個月內，天喜樓就發生了四宗跳樓案，當中的死亡人數多達五人，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只是二十三歲或以下的青年，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才會令到一群本應正值盛年的少男少女相繼自殺？

是社會問題？是風水問題？還是.....有惡靈在找替死鬼？

天喜樓於1989年落成，與北京天安門事件同年，那年四月開始，在中國內外都充滿著大量的激動情感，於香港更有多達一百萬人參與了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及後解放軍於六月三日晚上進入天安門進行清場行動，死傷者不計其數，讓整個中國乃至香港都蒙上一層愁雲慘霧。

天喜樓在這樣的氣氛下竣工，難免會讓天喜樓沾上一點兒負面情緒。不過這樣最多只會讓住在這裡的居民比較容易激動，較難控制情緒，並不至於讓人萌生自殺念頭。

從心理學上角度來說，根據維特效應 ( The Werther effect )，經過傳媒報導第一單跳樓自殺案後，會令到該處徘徊在生死邊緣的居民作出模仿行動，引起更多的自殺案件，也許就是這個原因，跳樓案才會接二連三發生。

不管是哪種原因，我都要把真相查出來。

天喜樓樓下有一個庭院，庭院在多年前本來是一個水池，後來因為蚊患問題嚴重而被填平，原有的水池填平後就改作種植花卉。在庭院中間有一涼亭，在庭院其中一個出入口建有一塊刻有「天雷曉月」四字的橫匾，令整個庭院更具中國風味。

「本來呢度格局缺火銳金輔之以水，點知不單止整走晒啲水，仲搞到成堆木係度，本來就唔夠駛既水就更加渣都無得剩，搞到成個格局錯晒。」我不禁搖頭輕嘆。

「既然出面睇完，就去入面睇下先。」

現在時間是晚上十時，天喜樓的兩旁大閘都配有密碼鎖，沒有密碼的我只能等待他人進出時乘機潛入。還好皇天不負有心人，很快就有人幫我混進去了。

進入大堂後，我閃閃縮縮的躲開大廈保安的注意，向著能夠到達三十五樓的升降機走去。

想不到都已經晚上十時許，還有不少人在大堂內等待升降機，也許是當了SOHO族已久的我，已經忘記了很多市民都需要超時工作到至八、九時，加上生活在上水的人，要從九龍甚至香港島回來這個極北之地，單是車程也要耗掉大量時間，十時許還有那麼多人回家，絕對不算稀奇。

升降機到達地下，「地下(廣東話)、Ground Floor、地下(普通話)，請勿貼近升降機門.....」

我跟著人群走進升降機內，正當我想按下三十五樓的時候，原來第一個進來的男子已經按了該樓層按鈕，除了三十五的按鈕亮起外，並沒有其他的樓層亮起燈，我心底覺得有點奇怪，為何計算我在內，合共六人都是要去三十五樓？也許是巧合吧。

升降機慢慢上升，大約去到二十樓的時候，整台升降機激烈震動了一下，然後一動不動。

「仆街，唔冷係又困LIFT啊？」穿著白色外套，黑色牛仔褲的那位少年說。

又？為何是又？難道這裡的LIFT整天在壞的嗎？

一對小情侶躲在一角，女的說：「我好驚啊，發生咩事啊？」

她男友攬著她道：「唔駛驚，好快有人黎救我地嫁啦。」

那位身穿黑色PUMA 衛衣的少年，按著警鐘，煩人的鈴鈴聲馬上響個不停。

「頂.....收唔到電話。」黑牛男說。

「係嗎.....點算啊BB？」那對情侶中的小女孩說。

小男孩抱著她說，「唔駛驚嫁BB。」

對於被困一事，我倒沒有太大感覺，反正不用多久就會有人來營救。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除了吵耳的警鐘聲外，沒有任何動靜。

「好嘈啊，唔好再禁住佢啦。」黑牛男說。

黑色PUMA 衛衣少年停止按住警鐘按鈕，雙手抱胸站回一旁。

整個升降機都變得很安靜，安靜得連手錶秒針的跳動聲都能夠清楚聽見，突然，燈光完全熄滅，嚇得那個小女孩尖叫一聲，我熟練的拿出手提電話，開啟了電筒功能，手提電話馬上發出耀眼的白光。

「唔駛驚，無左電都唔會有咩問題既，好快有人黎嫁啦。」我說。

「我好驚啊！快啲放我走啊！」那女孩尖叫道。

「靜啲啦屌……」黑牛男說。

小男孩挺胸說：「講乜啊你！」

要我在一個密閉空間內面對他們真是讓我感到極為煩惱，他們難道就不會好好的在等待救援，是要在嘈吵不停嗎？我懶得理他們，把電筒關掉節約電量。

小男孩見我熄了電筒，就拿出了他的手提電話用作照明，除了他外，所有人都靜站在原位。

「喂，聽唔聽到啊？」黑牛男問道。

「聽到乜啊？咪嚇人啦！」小男孩說。

我馬上細心的聽，果然在升降機上方傳來一些微弱的聲響，那種聲響就像是有一些金屬勾到了金屬的碰撞磨擦聲。

黑牛男驚恐的說：「會唔會係條纜就斷啊？」

「啊！！唔好啊！！！」小女孩尖叫。

「唔好嘈啦……斷一條半條部LIFT都唔會急降。」我說，我真的受不了那經常尖叫的女孩。

黑牛男對著PUMA男說：「喂，你過黎幫手整開道門。」

PUMA男想了想，就過去幫忙，他們二人一人抓著一邊升降機門，用力的拉。

「你地無睇麥兜廣告咩？困LIFT個陣千祈唔好難郁，要『得正正』係度。」我說。

「唔幫手就咪嘈啦你。」黑牛男說。

看到他們的行為真讓我哭笑不得，就算他們二人拉開了升降機門，升降機極有可能是卡在兩層的中間，縱然打開了都只會見到一堵混凝土牆，也就是升降機槽的內部，那又有何用？

我細心聽著上方傳來的聲音，發覺有點不對勁，那種聲音好像越來越接近，活像是有些東西在接近我們，一個不安的想法，由我的心底而生。

「喂！快啲打開道門！」我大喊。

黑牛男怒說：「屌，得把口，咁你又唔幫手？」

我拉起手袖，走近升降機門，用力推開兩道門，合我們三人之力，總算弄開了升降機門。

打開門後，我們看到二十樓的大堂，想不到升降機竟然剛剛好停在20樓的位置，就連分毫的差誤也沒有，這樣的巧合，反而令我的不安感越加濃厚。



## 天平邨天喜樓 2

2.  
我們三位男士讓小情侶和一位一直沒有作聲的少女先行離開升降機，然後才一起離開。

我們發覺另一台升降機都是處於「維修」狀態，不能使用，就算離開了升降機，手提電話仍然沒有訊號。既然不能使用這一樓層的升降機，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上或下一層，再乘搭其他升降機到達自己的目的地。

黑牛男第一個離開，他隨意往一條走廊走去，很快就去到消防樓梯大門前，至於另外幾位，皆各自選擇了不同的路，唯獨是我和那位默不作聲的少女仍站在原地。

「你無野啊嘛？」我問道。

少女搖頭，「我無事。」

「啊！！！！！！救命啊！！！！！！」黑牛男發狂的跑回來。

我緊張的問道：「發生乜事？」

「血啊！全部都係血啊！成條樓梯都係血啊！」

與此同時，其餘兩邊走廊也傳來大叫，很快分散開的人都跑回大堂。

「做咩野啊你地？」我皺眉問道。

小女孩哭著說：「血啊.....好多血啊.....我好驚啊.....」

看來她男友也被鮮血嚇壞，不懂作聲，只拖著小女孩的手，和她站在一起。

「你個邊條樓梯都係佈滿血？」我問PUMA男。

PUMA男驚慌的慢慢點頭，「無錯.....」

「咁.....我地去拍門叫醒啲住戶，再借部電話報警。」我說。

我們六人就分頭行事，往各家各戶的鐵閘用力拍下去，同時呼喊救命。

「冇冇人啊？冇冇人啊？救命啊！」我一邊拍閘，一邊大喊。

除了我們六人的拍閘聲外，壓根兒沒有其他的聲響或是動靜，難道所有人都消失了嗎？

「喂！快啲過黎呢邊！」PUMA男大喊。

我第一時間衝向PUMA男所在的走廊，我看到PUMA男打開了其中一個單位的門，他則企在門外向我們招手。

「呢間屋無鎖嫁，入去先啦我地。」

很快，我們六人就進去了該單位，再把大門鎖上。

我在這個單位內稍作搜索，根本就沒有人。

「無人……」我說。

小女孩哭著說：「點算啊？我地係咪會死啊？」

眾人沉默，在場所有人都不可解釋到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嘍！」門外傳來一聲巨響。

是升降機門被撞破了？

「啊！咩事啊？」小女孩尖叫。

「屌！叫佢咪撻嘈啦！」我忍不住滿口粗言穢語。

我把耳朵貼在木門上，留心聽著走廊外的情況。我聽到微弱的吱吱聲，和升降機內聽到的金屬碰撞聲極為相似，聲音彷彿慢慢朝我們單位接近，我嚥下口中唾液，向身後五人細聲道：「全部人唔好出聲！」

那微弱的金屬聲，慢慢接近，我悄悄伏在門上，透過防盜眼觀察外面情況。

一隻通紅的眼和我對望，嚇得我差點叫了出來，那隻眼睛目光散渙，佈滿粗大的血絲，與「貞子」的眼睛無異，讓人心寒得很。

他看到我嗎？雖然他不可能透過防盜眼見到我，但是我總覺得他能看穿大門，知道我就站在木門之後。

汗水爭先恐後的從我額角流出，細小汗珠布滿在我的額頭，細小汗珠匯聚成一點大汗珠，那滴大汗珠跨過眼眉流入我的眼睛，難忍的澀意使我忍不住閉上眼睛，我用手輕柔地揉搓眼皮，好讓澀意消退。

「唔見咗？」

短短一秒間，那隻紅眼消失不見，到底去哪了？我差點就要扭開大門，到走廊看看他是否還在，不過恐懼讓我冷靜下來，沒有魯莽行動。

「喂……你見到乜啊？」黑牛男問道。

我顫抖的說：「一隻眼，一隻充滿紅筋嘅眼。」

小女孩忍不住哭起來，不過她不敢大聲放哭，只瑟縮在一旁啜泣。

PUMA男問道：「咁我地呢家點做好？」

「報警！呢度應該有固網電話嫁！」我說。

沉默少女說：「無用，電話唔通。」

到底這麼發生了甚麼事？我是否去了另一個空間？為何會出現解釋不了的現象？

我說：「各位，我諗我地已經去咗另一個空間。」

黑牛男皺起眉問：「即係點？我哋穿越左？」

「可以咁講.....應該係當我哋困LIFT個陣，又或者係成部LIFT停電個陣，總之就係嗰個時候我地就黎咗呢個空間。」

我停頓片刻，接著說：「大家有冇睇過《沉默之丘》呢套電影？」

「係咪由隻game改篇而成既電影？」PUMA男問道。

「係，呢個電影入面有三個世界，分別係現實世界、表世界同埋裡世界，我哋既情況就類似由現實世界進入左表世界咁，雖然周圍啲野一樣，但係呢度絕對係第二個空間，走火梯既血同埋失蹤既住戶就係最好嘅證據。」

小男孩聲線顫抖的說：「咁.....咁咁我哋.....點先...先可以返返返到去？」

「我唔知道.....我諗我哋先做個自我介紹，睇下搵唔搵到有關我哋被帶黎呢個空間嘅線索，或者咁講，呢個係我地暫時可以做嘅野。」

PUMA男很認同我的說話，他先作出自我介紹。

「我叫陳俊昇，今年廿三歲，我做廚房嘅。」

「講完？」黑牛男問道。

「係。」

黑牛男乾咳兩聲，「我呢就叫李耀揚，大家可以叫我阿羊，今年二十歲，呢家搵緊野做，平時就係屋企打機，係LOL台服嘅白金玩家。」

小男孩說：「我叫黃漢賓，佢叫楊麗盈，我哋係龍泉中學讀書，今年中三。」

我看著沉默少女，她察覺到我的注視，開口道：「余凱琪，廿一歲。」

我接著說，「大家好，我叫劉柏全，今年二十二歲，係一個blogger。」

「扑架？」黑牛男問道。



「Blogger，即係上網寫文章嘅人。」

「哦.....作家啊？」

「可以咁講。」

黑牛男繼續問道：「喺，我地已經介紹完，咁點先。」

我整理著腦內的思緒，在找尋著各人的共通點。

忽然，在地下傳來震耳欲聾的隆隆聲，我們嚇得按著耳朵一動不動，大約三分鐘後，古怪聲音終於停止了。

「嘩屌，發生咩事啊？」黑牛男說。

我走到窗旁看看樓下的情況，在街燈映照下，我看到在垃圾站的頂蓋上好像有個白衣身影，我聚精會神的看，是一位長髮的白衣人。

「咦，過黎睇下，有個人係垃圾站上面！」我說。

PUMA男和黑牛男一起過來，我們三個人一起觀察那白衣人。

「係咪女人嚟？」黑牛男問。

突然，PUMA男低聲說：「佢.....係咪望緊我地？」

白衣人用那血紅的眼瞪著我們單位的位置，她右手慢慢舉起，所指之處正是我們所在。

「佢個樣咁恐怖.....咩野嚟嫁？」黑牛男問。

「唔知.....」我說。

白衣人雙手瘋狂的抓著臉龐，然後就連跑帶跳的衝入天喜樓。

「佢做乜屎啊？唔撻係入黎殺我哋啊？」黑牛男大喊。

「冷靜啲！我哋.....我哋離開呢度先！」我說。

再留在原地對我們處境毫無幫助，加上白衣人因素，我們的確需要離開。

「啊！！！！啊！！！！啊！！！！」小女孩發狂呼叫。

「又做乜啊！？」我怒道。

「死人啊！！！！死人啊！！！！」



## 天平邨天喜樓 3

3.

我跑到小女孩身旁，她早已嚇得坐在地上，不過她還用盡全身力氣舉起一隻手指，指著睡房。我順著她手指望去，發覺一名男子懸掛在房間之內，男子的頸部套上一個繩結，掛在氣窗窗框上。

「屍體？」我心跳加速，恐懼的情緒慢慢佔據著身上每吋，毛孔盡數擴張，我很想去檢查那「屍體」是否真的已斷氣，或是從他身上找出這個空間的情報，可是我就是動不了，一步也動不了。

這具屍體到底是誰，我們六個人明明仍然還在.....

「佢.....啱啱明明唔喺度嫁嗰.....」PUMA說道。

對，剛進入單位後，我們就對所有房間都進行了檢查，檢查的時候這具屍體是一定不存在的。

「嘔.....」黑牛男只看了一眼屍體，就衝進廁所嘔吐。

再逗留在這個怪異空間內，或許我們所有人都會掛掉，我還不想那麼快就死去。

「睇住你條女！」我跟小男孩說。

我鼓起勇氣踏前一步，拿起一把放在電腦檯上的剪刀，慢慢步近屍體。我一隻手搭在屍體的手腕上，屍體已經沒有脈搏，卻還有一點餘溫，看樣子應該是剛死去不久，然後我再往他的鼻孔一探，一邊觀察著他的胸膛，果然是沒有呼吸了。

「死咗，佢真係死咗。」我說。

我用剪刀把繩索慢慢剪開，屍體「噉咁」一聲跌在地上。

屍體仍然有著體溫，一定是不久前死去，我觀察著地上屍體的臉容時卻發現他的臉完全花掉，就像是很久以前就被人用刀劃花了，根本看不出他生前的樣貌。

神秘的吊頸屍體、恐怖的白衣人，一切一切都在告訴我們這個單位，不，這座天喜樓已經不再安全。

「我地唔可以再留係呢個單位，快啲走！」

我馬上衝往大門，把門鎖解開，推門而出。

我探頭一看，確認走廊中沒有人或妖怪，「快啲跟我黎！」

「條屍點啊？」黑牛男問道。

「唔好理，快啲走！」

PUMA男拿起了一枝拖把，是從廁所內拿取的。

「快啲行啦你兩個！」我對那對小情侶說。

看見他們一動不動，我也難得再理會二人，轉身與其他人一起走往防火梯。

推開防火梯門，我終於親眼看見染滿鮮血的樓梯是多麼恐怖，鮮血不規則的灑落在牆身上、天花上、地板上，就像一副腥臭的潑墨畫。防火梯內每一分每一吋都被腥紅之血沾污，和發生了慘烈命案無異。

看著眼前的景象，我感覺到有點暈眩，胃臟更在翻滾不停，一股悶氣壓在心頭，很想吐出來。

我深吸一口氣，道：「落去！既然我哋係因為天喜樓先黎左呢個空間，要離開呢個空間就應該先要離開天喜樓。」

他們點頭認同，我們四人一起往樓梯下方跑去，一直狂奔，沒有也不敢慢下來。

「咪住！」我舉手住步。

我聽到很奇怪的金屬磨擦聲，聲音似是由下方數層傳上來。

「聽唔聽到？」我問道。

「金屬聲？」PUMA男說。

黑牛男大喊：「仆街，係唔係有怪物係下面啊？走返上去啊！！」

黑牛男發狂的往上跑去，他所做成的動靜讓下方的金屬聲音注意到我們的存在，金屬聲音馬上加快速度接近我們。

「仆街！我哋返番上去！」

要是黑牛男沒有大叫，也許下面的東西不會發現我們的存在，我恨不得馬上就一刀刺死那個蠢貨。

剛跑下來十多層，又要再跑上去，實在折騰得很，不過，在我們不要命的狂奔之下，很快就跑回二十樓，而金屬聲音也好像跟掉了，或者它的移動速度不能太快才會讓我們逃脫。

「屌！你係唔係傻嫁？亂尻咁啖！」我一拳打落黑牛男的肚子，他痛的倒在地上來回滾動。

「唔好啖交！我哋返入去先啦。」PUMA男說。

想不到我們四人始終都要回到剛才的單位內，就算這個單位有多危險，它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夠躲藏的地方。

我把門關上。

「咦，嗰兩條友呢？唔見咗既？」我問道。

那對小情侶不知道去哪裡了，難道他們往上面樓層去了？還是被那名白衣人.....

「你痴線嫁！咁大力打我！」黑牛男終於回過氣來。

「咪嘈啊你，啱啱你咁叫差啲累死晒我哋，你再係咁我就將你整暈等你比啲怪獸捉咗去！」

PUMA男大聲說：「夠啦！唔好再嘈啦！」

沉默女罕有的說：「條屍.....唔見咗。」

我往睡房一看，屍體已經消失不見，屍體的失蹤會否和小情侶失蹤有關？

「呼.....聽住，我哋呢家既情況好危險。」我說。

「我夠知啦。」黑牛男說。

好明顯，黑牛男開始討厭我，才會在言語上針對我。

「哼，聽住，我啱啱諗到一個線索，聽完我哋既自我介紹之後，我發覺咗一個好巧合既情況。」我坐在椅子上，接著說，「你（黑牛男）二十歲，你（沉默女）二十一歲，我二十二歲，而你（PUMA男）二十三歲，岩岩好像二十到二十三既連續數。」

「咁對小情侶呢？佢地都係十五歲嗰？」黑牛男問。

我沉默不語，的確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難道我們真的是巧合才會出現這樣的年齡組合？不，我覺得在我們六個人之間一定是有共通點，只是我仍然沒有察覺。

「我唔知。」我坦白的說。

PUMA男滿臉青白的說：「其實.....嗰兩條友會唔會都係怪物黎？我以前睇過啲恐怖片，有時候啲怪物會變做普通人咁，同主角佢地一齊行動，到咁上下就會現出真身殺死其他人。」

他們兩個會是怪物嗎？我認真的回想他們二人一直以來的表現，從我記憶中，二人好像沒有不尋常的舉動。

「唔會掛.....」我說。

在我心底，我反而覺得沉默女比較像有問題的傢伙，從她的身上我連半點兒生氣都感覺不到，就似一個活死人。

「唔好理佢哋有冇問題，最重要我哋呢家點算先？無理由一直拎埋係呢度嫁嗰。」黑牛男說。

「三十五樓，另一個共通點就係我哋都係去三十五樓。」我說。

我認真的看著他們，「你哋唔會咁巧合大家都住係三十五樓掛.....或者倒轉講，大家唔會咁巧合都唔係住係三十五樓掛？」

他們三人各臉有難色，好像有所隱瞞。

我接著說：「不如大家講下咁夜去三十五樓做乜。」

「去做乜關你春事咩。」黑牛男囂張的說。

我不知道他是和我對著幹還是想藉此來隱瞞他去三十五樓的原因，不過我可以肯定，我們的共通點果然是「三十五樓」。

## 天平邨天喜樓 4

4.

「我唔知你哋去三十五樓做乜，不過我可以肯定，三十五樓係我哋之間嘅一個重要共通點，應該咁講，係因為三十五樓我哋先會黎咗呢個空間。」我說。

三人臉色陰沉不定，就連沒有太多表情的沉默女，也陷入痛苦的表情中。

我去廚房拿了兩把菜刀，「既然下面有怪物走唔到，咁我要上三十五樓，要去一切事件嘅源頭，或者呢個先係我哋唯一嘅出路。」

「我跟你去。」三人齊聲道。

我把耳朵伏在木門之上，仔細聽著走廊的動靜，確定沒有任何怪異聲音後，再慢慢打開大門走出走廊。

「黎。」我輕聲說。

我們四人一起進入防火梯，往三十五樓走去。

這一次，我們都走得很慢很慢，我們都怕會因為過大的動靜引來怪物的注意，那時候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條了。

在前往三十五樓的過程中，我發現牆上的血跡都已經完全乾涸，應該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存在，到底這些血液是怎樣留下來的？會不會是怪物們會互相殘殺？還是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因為種種原因進入了這個空間，然後在防火梯被怪物殺掉？不管原因為何，我們都不能逗留在防火梯太久。

「點解會咁！！」我看著眼前的木塊震驚的說。

行了數層樓梯後，出現了一道由木板堆砌而成的牆壁，把往上的樓梯完全封死。

「整唔開.....」PUMA男用力拉扯著木板。

「.....我哋轉第二條樓梯睇睇。」

二十七樓，我們原來已經上了七層樓梯。我慢慢推開防煙門，探頭一看，並沒有發現異常情況。

「行得。」我輕聲說。

我一隻手拿著菜刀，半蹲身的在走廊慢慢行走，小心黠黠的到達升降機大堂，這一層的升降機也是處於維修狀態，不能使用。

我轉過頭去，把一隻手指放在嘴上，然後慢慢探頭看看另一條走廊，正當頭剛伸出，我就馬上把頭縮回來。

我的心臟快要嚇得停頓，我看到一隻滿身血肉的怪物站在走廊之內，它的身形很壯健，身高接近兩米

，全身上下都鼓起一塊又一塊的肌肉，不過更加像是粘貼在身上的肉塊；還好他面向走廊另一邊，沒有發現我。

我只做口形，「有怪獸。」然後指指身旁的走廊。

黑牛男用口形詢問，指著身後，「走？」

我搖頭否決，我們不可以逃，我們只可以一直往三十五樓走去。

我放輕手腳，伏在地上，半伏半蹲的樣子慢慢爬過去另一邊走廊，我用眼角觀察著那怪物的動靜，它一直看著另一邊，一動不動。待我爬過走廊後，對PUMA男做了個手勢，要他模仿我的動作爬過來。

PUMA男把從二十樓拿來的拖把放在地上，自己則半伏在地，慢慢爬行過來，過程很順利，他也成功爬過來了。

我指著沉默女，她微微點頭，但是她卻沒有伏下，是以站立步行的方式慢慢走過來，嚇得我想衝過去把她按在地上，要是怪物留意到這邊的情況不單止會害死她，更會害死我們所有人，我不停用雙手向下擺動，示意她馬上伏下，她彷彿沒有看見，仍然慢慢步行過來，最終，怪物沒有察覺到沉默女，雖然逃過一劫，但是我仍然以想殺了她的眼神瞪著沉默女，要不是我沒有信心一人逃離，我一定不會管沉默女和黑牛男這兩件蠢貨。

剩下黑牛男一人，他依樣葫蘆半伏於地，慢慢爬行過來。

黑牛男滿臉汗珠，他完全不敢偷看那怪物的方向，努力的一步一步慢慢爬來。滿臉的汗水，流過他的肩膀，把整個背後都弄濕了，就連掌心也受不了恐懼的壓力，冒汗不停。汗水弄濕了手掌，就在他伸出左手支撐身體的時候竟然被汗水一滑，整個人仆在地上。

「仆街啦呢次。」我心中暗想。

黑牛男雙眼瞪開，一動不動，他希望剛才的聲響沒有引起怪物的注意。

黑牛男慢慢望向怪物那邊，然後起身尖叫，「啊！！！！佢黎啦！！！」

黑牛男爬起身，發了瘋的往我們三人跑來，我心中怒罵一聲就轉身走去，往防火梯跑去。

怪物大步跨來，它每走一步都會有幾片帶有鮮血的肉塊掉到地上。

我推開防煙門，進入樓梯，幸運地這邊樓梯並沒有被木板擋路。

「跑快啲啊！」我對奔跑中的三人道。

PUMA男、沉默女，相繼進入樓梯，只剩下黑牛男一人。

「佢追攔住我啊！救命啊！」黑牛男呼叫。

怪物每跨一步都會拉近它與黑牛男之間的距離，已走過一半走廊，兩者距離越縮越短。



「快啲！差少少渣！」我說。

黑牛男咬牙狂奔，終於成功衝入防煙門，成功進入防火梯。

我和PUMA男一起用力擋住防煙門，那怪獸用力的推動防煙門，險些兒就把我們二人一起撞走。

「過黎幫手啦！」我跟黑牛男說。

黑牛男馬上過來一起擋住大門。

我看著沉默女說：「你去搵啲野黎卡住道門啦！」

沉默女點點頭，走到一旁的喉管蹲下，她發現了一把掃帚，應該是原有住戶留在後樓梯的一把掃帚。

我用掃帚穿過防煙門的把手，把兩道門卡死。

「快啲向上跑！！」

我不清楚這條柔弱的掃帚能夠擋住怪物多久，不過只要能夠為我們爭取一點兒時間就行了，誰知這把掃帚很不爭氣，連一點兒時間都爭取不到就斷成兩半。

怪物推開一拳打破防煙門，它只用了兩步就跨過十多級樓梯，一手抓著跑最慢的黑牛男。

「救命啊！！佢捉撻住我啊屌！！」

我停下腳步回首一看，救還是不救？我思考了幾秒，最後我抽出其中一把菜刀，用力擲往怪物身上。

怪物輕描淡寫的用手一撥，菜刀就被打落在地上。

「走！！我哋救唔到佢！」說罷，我就往上跑去。

「我屌你老母！返轉頭啊！！救命啊！我屌柒你哋老豆老母！！見死不救！！」

黑牛男的叫喊之聲不絕於耳。

「唔好啊！唔好啊！啊啊啊！！！！……」

黑牛男的呼喊由近漸遠……

「嘍！！」

我被巨大響聲嚇了一跳，「佢……比人扔左落樓？」

不管了，我要繼續往上跑，目標就只是三十五樓，我要離開這個空間。

「呼……呼……呼……」

我們三人都跑到滿頭大汗，要不是憑著意志力堅持，我早就跑不動了。

去到三十四樓的時候，我們的終於支持不住，要靠在牆邊休息。

「喂，隻鞋係咪個妹妹仔嫁？」PUMA男指著地上的一隻鞋問道。

我踏前兩步，蹲下查看，這隻鞋子確實是那小女孩所擁有。

「佢哋應該係附近。」

PUMA男問道：「要唔要搵佢哋？」

沉默女說：「佢哋可能已經係上面呢？」

沒錯，的確有這個可能性，一直不多說話的沉默女竟然會發表意見，總讓我感覺到有點奇怪。

「咁我哋上去三十五樓啦。」

沒有理會那隻掉失的鞋子，我們三人放慢腳步，慢慢進入三十五樓的範圍。

正當我們準備推開防煙門，天上傳來一道雷響，雷響接二連三響個不停，我用雙手蓋著耳朵，靠在血牆之上。

「轟隆！！轟隆！！……」

天上雷鳴把樓梯照得白茫茫的，天雷一直響個不停……

## 天平邨天喜樓 5

5.  
雷聲不絕於耳，足足五分鐘後，老天才停止怒吼。

我鬆開蓋著耳朵的手，縱然雷聲已經停止，我的耳朵仍在嗡嗡作響，還帶有一點頭暈目眩。

「你地無嘢啊嘛？」

沉默女和PUMA男都表示沒有大礙。

我認為雷電的出現不會是偶然，這個空間應該又發生了一點改變。

「我哋出去大堂睇下，記住小心啲。」

我慢慢拉開大門，探頭一看，沒有任何動靜，於是我小心走進走廊。

寂靜。

整條走廊完全寂靜無聲，還好走廊的照明燈仍在運作，才讓氣氛沒有那麼陰沉。我吸了一口氣，慢慢往大堂走去，沉默女和PUMA男緊貼我後，一起小心往前推進。

我舉高右手，止住腳步，身後二人同時停步。

我小心翼翼的探頭而出，幸好，在大堂內沒有怪物，而另外兩邊走廊也看似正常。

「好嚟，終於黎到三十五樓，我地要搵下呢度有冇特別或者奇怪嘅嘢，任何線索都可能幫到我哋離開呢度。」

為了加快我們的搜索速度，我們各自負責一邊走廊。

我細心查看有沒有大閘能夠開啟，在這一層內一定會有線索，不，一定要有線索！

「咦.....呢道門可以開到。」

我輕輕一托，這個單位的大閘就拉開了，大門竟然也沒有鎖上。打開大門後，我就取出剩下的一把菜刀，親自進入這個單位內看個究竟。

漆黑一片，完全看不清楚單位內的東西，只能透過由走廊照進單位內的微弱光線看到一點傢俱。我取出褲袋內的手提電話，開啟手電筒功能，在耀眼的白光映照下，終於能夠看清單位內的東西。

我先在牆身找到了電燈開關按鈕，把大廳的電燈亮起，然後關掉手電筒功能，把手提電話放回褲袋內。

這一個單位有點兒凌亂，地上都放置了很多雜物，有書本、衣服、鞋襪，甚至乎有些食物的包裝。

「咩嘢黎嫁？」

我移開了有酸臭味的衣服，發覺地板上畫有古怪的圖案。

「呢個係.....五芒星？魔法陣？」

地上有一個用紅色顏料劃成的五芒星圖案，五芒星中間的五邊形，被人從正中間位置畫上了一筆，驟眼看就像裂開了似的。

五芒星具有避邪的作用，它中間的五邊形就是用來囚禁惡魔，不管畫五芒星的人原意如何，這個裂開了的五芒星都不會是吉祥的預兆，它與這個空間一定有莫大的關係。

我在五芒星旁蹲下，細心的看著五芒星上每個位置。我發覺這些紅色顏料和防火梯的血跡極為相似，就像風乾了的血液。

在地板上的垃圾被我一一清開，在五芒星的一角下原來還寫有一些文字，應該是古希臘字母，可惜我並不會這些文字的意思。

我心底出現了一個想法，那個字串會否是一個名字，是惡魔的名字，有人用古老的惡魔召喚術召喚出惡魔，我所身處的空間很有可能就是那頭惡魔的世界。

要離開這個空間，就要殺了那頭惡魔，要殺掉它的方法只有掌握其名字.....

「睇唔明啊.....」

我拿出手提電話拍了一張照片，也許PUMA男或沉默女會古希臘字母吧，縱然這機會小得可憐。

我放輕腳步進入睡房，摸了摸房門旁的牆壁就找到了燈的開關，我順勢亮起睡房的燈。

「呢啲係.....」

牆上刻有不少怪異圖案，更貼上很多惡魔的畫像，這一切都令我確信有人進行了惡魔召喚。

「走.....」一把陰沉的聲音從我耳邊出現。

「邊個！」

我抽出菜刀往後轉身，卻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錯覺？」

當人類處於緊張恐懼的環境下，很容易會被周遭的小變化影響，從而出現錯覺，更加會把這些錯覺當作成鬼魂。

我深呼吸一下，把繃緊的情緒稍為放鬆，再把從褲袋拿出手提電話。我用電話把牆上的圖案和畫像一一拍下，或許能從中得到惡魔線索。

「啊！！！！！！」

一把女性的呼叫聲由屋外傳出，我馬上跑出走廊。

「喂！你地無事啊嘛？」

沉默女和PUMA男完好無缺的站在大堂，我們三人對望，一動不動。

我問：「啱啱係唔係有女仔既慘叫聲？」

PUMA男點頭。

「不過唔係佢叫。」PUMA看著沉默女，「佢啱啱同我一齊。」

在一起？為何他們會在一起？他們不是在不同的走廊搜索的嗎？我壓下心底的疑問，把菜刀放回腰間。

「但係把聲音咁近，會唔會係喺三十四樓？」我問。

PUMA男口微張，「好.....好有機會係。」

「我地要唔要落去睇下.....」

我們三人默不作聲，剛剛的呼叫聲一瞬即逝，就算我們現在馬上下去，要死的人早已死了，何不繼續研究剛才的房間？

沉默女說：「落去，或者係對小情侶出事。」

又來了，她每次說話我都覺得是有陰謀的。

「好，咁我哋落去。」

雖然我心中極不願意，但是她都已經開口了，唯有硬著頭皮上。

我們沿著原路下去三十四樓，剛進入防火梯，我全身上下的肌肉就變得繃緊，血液都集中在腦袋和心臟附近，四肢變得冰冷和不自主的顫動，我強忍著身心的恐懼，雙手緊握著菜刀，慢慢走到三十四樓的防煙門。

我透過防煙門的玻璃觀察走廊的情況，並沒有發現有任何不妥之處。

我悄悄推開大門，探頭而出，半蹲的走出去，向背後做了一個「OK」手勢，二人隨我而來。

微弱的金屬磨擦聲，是金屬磨擦聲！那隻紅筋眼白衣人就在大堂之內！

我的雙腳顫抖不停，額上已佈滿大如黃豆的汗珠。我慢慢轉身對身後二人做出撤退的動作，但是他們二人搖頭拒絕。

「痴左線啊你哋！你哋唔走，我走！」我心中暗想。

我慢慢走回防煙門位置，這個時候，在我身旁的PUMA男做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舉動，他用力的把我推往大堂方向，然而他和沉默女一起衝入防煙門，用木條從內把門卡死。

「你哋做乜啊！放我入去啊！」我揭斯底里大喊。

金屬磨擦聲慢慢接近，我發狂的用力撞向防煙門，可惜，就算我如何用力撞都不可能撞斷那條粗長木條。

我慢慢轉身，一個白衣人站在走廊的盡頭看著我一動不動.....

## 天平邨天喜樓 6

6.

「我係唔係會死嘅.....我係唔係會死嘅！！」我搖頭大喊，坐在地上顫抖不停。

我能夠清楚看見白衣人的血紅雙眼，她用右手指著我，一步一步的走近。

我胡亂的揮舞菜刀，「唔好埋黎啊！！唔好啊！！你哋快啲開門啊！佢過到黎啦！！」

白衣人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近，很快就要走到我的身前。

他每走一步，我地心就猛然一跳。體內血壓大增，腦袋內的血管快承受不了洶湧的血液流動，暈眩和頭痛把我的視野慢慢奪去，一個黑色的圈在慢慢收窄我的視野。

「我會死.....」

「隆隆隆隆.....」地面開始震動。

大廈地下傳來震動的聲音，白衣人聞聲後就往後跑去，望見她離去，我整個人軟軟的坐在地上，汗水把我的身體完全弄濕，我怨恨的看著防煙門，那兩個人因地震太過劇烈，只能坐在地上一動不動，等待地震完結。

三分鐘後，地震終於完結，怪異的現象把我再次嚇得半死，在防煙門的另一方，憑空出現了一頭巨形的怪物，這頭怪物和殺掉黑牛男的那隻是一模一樣的。

在巨大怪物的身上粘著一片片腥紅血肉，他雙眼盯著防煙門內的二人。

PUMA男和沉默女大驚，他們二人才剛剛能站起來，就馬上遇到怪物的襲擊。

「打開道門啊！」PUMA男說。

我站在門前高舉菜刀，只要他敢開門我就一刀劈下去。

PUMA看到我的眼神，不敢輕易開門。

「走！走去上面！」PUMA男說。

二人往三十五樓跑去，只聽到怪物怪叫一聲，它就伸出長得不合比例的手，輕易抓住了先行逃去的PUMA男。

「啊！！！救我啊凱琪！」

沉默女冷笑一下，就轉身跑上三十五樓，完全沒有理會PUMA男的呼叫。

「救命啊！！救命啊！！！」PUMA男瘋狂叫喊。

怪物慢慢走近樓梯欄杆，把PUMA男放出欄杆之外。

「劉柏全！！快啲黎救我啊！！救命啊！！！」

我心中冷笑，道：「哼，救？你會唔會咁蠢尻救個想殺你嘅人啊？」

怪物鬆開手，隨手把PUMA男扔落。

「嘩！！啊啊啊啊！！！！！！」呼喊之聲漸漸遠去，「嘍！！！」

看來PUMA男已經死去，我馬上往大堂跑去，怪物殺死了PUMA男後，應該會馬上找下一個獵物。

我全速奔跑，到了另一邊消防梯。

「上定係落？」

上去三十五樓的話就能見到沉默女，不過以她的性格來說，也許會埋下甚麼陷阱讓我身死於此，雖然不知道為甚麼他們要害我，但是也不可以輕易上去。

那麼就回去二十樓，那一個房間吧，那一具屍體也是一個線索。

立定主意後，我就往二十樓行去。在樓梯內，血紅的樓梯使我難以放鬆繃緊的心情，我的心臟無時無刻都在劇烈跳動，也許怪物還沒來殺掉我，心臟就先衰竭。

走到二十七樓，是黑牛男被殺的樓層，為何怪物們都要把他們掉出大廈之外而不直接殺掉我們？難道怪物們並不是要殺掉我們，而是要趕走我們？

「離開」，在三十五樓的神秘單位內，那陰沉的聲音是叫我離開，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個空間，會否並不是惡魔的主意，或是說，惡魔其實是不是不想我們進入祂的空間？

「咁樣既話，我要離開呢度會唔會真係要由樓梯落去，行出去大廈出面？」

我一邊思考，一邊移動，很快就到達了二十樓。

那個單位的大門仍然開啟，我攝手攝腳的進入單位內。我慢慢把大門關上，再把房內的燈光亮起。

剛回到二十樓，我就想起了一個問題，「到底點解條屍唔見咗.....？」

睡房內的屍體消失不見，到底昆去了哪裡？會是那對情侶幹了甚麼嗎？不過他們要一條屍體來幹甚麼？那條屍體總不可能是離開這個空間的關鍵吧？

自從那對情侶沒有陪同我們下去後，我就再沒有見過他們二人，他們二人彷彿完全消失於這座大廈之內，除了三十四樓出現的鞋子外，再沒有半點他們的行蹤。

「唔通佢地真係成功離開咗？」

我找了張椅子並坐在其上，隨手拿了幾張廢紙，把今晚所發生的事一一梳理。



今夜，我本來是來調查過往三個月內的四單跳樓事件，卻被捲入了這個怪異的空間，我拿出手提電話，雖然它不能連接到互聯網，但是我習慣使用手機版本WORD來進行文章創作或記錄低有用的資料，當然也有記錄了有關那四場跳樓事件的資料。

「5月19日，15歲青年與同齡女友，因感情問題到天喜樓34樓梯間相擁跳樓慘死；7月15日，20歲青年被母薄責後，在27樓梯間跳樓不治；8月10日，21歲少女，在35樓梯間跳樓慘死；8月30日，23歲青年，在34樓梯間跳樓死亡。」

「唔係啊嘛.....」看完手提電話內的資料後，我的頭皮完全發麻。

十五歲情侶、二十歲青年、二十一歲少女、二十三歲青年，不就是他們嗎？難道他們五人是亡靈來的？不，那麼我呢？為何我又會在這裡？我也是已經死掉的嗎？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過去，卻像有一層霧氣把過去掩蓋，怎樣努力也想不出個究竟。

我今年二十二歲，難道在沉默女和PUMA男自殺時間的中間，我也在天喜樓自殺了？為何我會想不到？不過如果我有自殺的話，檔案內為何會沒有我的紀錄？

那對情侶會不會是用了惡魔召喚術，引領在世者以特別的規則下慢慢自殺？先是二十歲的黑牛男，然後是二十一歲沉默女，再到二十二歲的我？最後是二十三歲的PUMA男。假若繼續下去的話，下一位死者會是一位二十四歲的青年？

一個問題又再引申另一個問題，我的整顆心寒了，所有的推論都在指證著我已經是一個死人，只不過，為甚麼我會死？是不是因為我自殺了，才會進入了這個空間？那麼為甚麼我要自殺？

我回想不了，我完全回想不了。

「對情侶仲係呢個空間！！」

沒錯，雖然看到了那女孩的鞋子，還有在三十五樓聽到她的叫喊聲，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他們的屍體，也許他們還在這個空間之內。既然他們是有機會是召喚惡魔的人，那麼就很有可能知道這個空間的特性，只要知道這個空間的某些規律，要在這個空間生存並不困難；甚至乎他們早就知道離開這個空間的方法。

就算我是一個死人，是一個亡靈，我也不要待在這個該死的空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應該存在的地方，回去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找！到！那！對！情！侶！

最後的線索是在三十四樓找到，那麼就肯定他們在三十四樓出現過，或者他們的目的地是三十五樓那個房間，只是在三十四樓遇到了那個白衣人或者其他東西，讓他們不得不待在三十四樓。

「既然係咁，我要去三十四樓再調查下.....仲有三十五樓.....沉默女，就算你已經係一個死人，你都唔應該算計我！」

## 天平邨天喜樓 7

7.

完成初步推論後，我決定去三十四和三十五樓調查，不過在這之前，我要把握現在的時間再好好分析整件事，哪怕是一絲一毫的細節，都會對整件事有重大的影響。

「啲數字會唔會有其他含意.....？」

既然惡魔會選擇我們來當目標，一定是依照一些規律的，我把四宗跳樓案件的數字相加，直至成立一個單位數字。

2010年5月19日，15歲情侶， $2+0+1+0+5+1+9+1+5+1+5=30$ ， $3+0=3$ 。

「第一個數字係三.....」

2010年7月15日，20歲青年， $2+0+1+0+7+1+5+2+0=18$ ， $1+8=9$ 。

「第二個數字係九.....」

2010年8月10日，21歲少女， $2+0+1+0+8+1+0+2+1=15$ ， $1+5=6$ 。

「六.....？」

2010年8月30日，23歲少年， $2+0+1+0+8+3+0+2+3=19$ ， $1+9=10$ ， $1+0=1$

「同埋一.....」

「3961？唔係咁.....應該唔係咁樣.....」

我換了一個方式計算，除了日期和年齡外，再加入跳樓的樓層，之後我得出了1958這組數字，1958會是一個年份嗎？會不會是這一年在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那件事引發出今日的事件？

就算1958年真的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我也不可能知道，現在完全沒法連接互聯網的方法，壓根兒不可能翻查到該年上水或香港發生了甚麼事情。

「唯有上去.....上去三十四樓睇吓咩情況。」

我打開雪櫃，拿了一罐可樂來喝，再吃了一包放在組合櫃內的薯片，老實說，這個單戶的間格真像我的家，連東西的擺位也很相似，不過公共屋邨的同期樓宇，建築都是一式一樣的，東西擺位相似也是很常見的情況。

調整好狀態後，我打開大門，再次踏上染滿腥紅之血的防火梯，往三十四樓走去。

經過多次的上落樓梯，我已經習慣了那種血色牆壁所帶來的壓力，精神也不像以往繃緊，心態也轉變了，既然我極有可能是個已死之人，為何還要懼怕死亡？要是再見到那些高大的血塊怪物，或是那個恐怖的白衣人，我都會用我的菜刀和他們一戰.....吧.....？

不管了，先上三十四樓再說吧。

很快，我就到達了三十四樓，幸運地我並沒有碰上任何怪物或是那位白衣人。

我走出防火梯，進入三十四樓的範圍，冰冷的走廊內，每一家每一戶的大閘都很相似，寂靜無聲的環境讓人有一種感覺，會突然間有怪物從單位內突然撲出。我每一步都要放得很輕很輕，就是怕動靜太大會引來怪物的圍堵。

經過五分鐘的嘗試，這個單已經是最後一個，我輕拉大閘，很遺憾都是拉不開的，所有大閘都已上鎖，而在整層三十四樓也發現不了情侶的蹤跡，也許他們已經上了三十五樓？

再留在這層也無大用，只好往三十五樓去再作探索。

「要小心啲。」我跟自己說。

不知道沉默女會準備了甚麼來對付我，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就在我準備去三十五樓時，金屬磨擦聲又再出現。

「又黎？」我心中暗想，然而馬上進入防火梯，仔細聽著聲音的來源。

「三十五樓.....白衣人係三十五樓！」

磨擦聲是由上層傳來，那個白衣人就在三十五樓，不知道她知否我的位置？她到三十五樓是想殺死沉默女？還是有其他目的？

上去看看？不.....我可不想遇到那白衣人，那就先待在三十四樓吧。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三十五樓也沒有任何異樣。

「奇怪，上面到底係咩嘢情況？」

要上去嗎？上去吧！再待在這裡也不是法子。

我取出菜刀，慢慢行上三十五樓。轉過兩個彎，我伏在防煙門上，留心聽著走廊的動靜，過了快一分鐘，除了空氣流動聲外，並沒有其他聲音。我輕吸一口氣，閉氣推開防煙門。

沒有，三十五樓沒有特別情況。

那間五芒星單位在另一邊走廊，我必須要經過大堂，才能到達那個單位，我很有信心在那個單位內可以找到重要的線索。

我慢慢步向大堂，心中很不安寧，不停在想一個問題：白衣人會不會突然撲出？雖然現在聽不到金屬磨擦聲，但是剛才在三十四樓的時候，那金屬磨擦聲肯定是來自三十五樓。

突然，一個身影由一旁撲出，那個單位剛才明明是閉上的，為何會在這個時候打開了？

我手持菜刀，想也不想往身影劈去。

「停手啊！！」身影大喊，我聞言後自然得停下去勢，沒有劈下去。

「係你？」

沉默女，原來是她。

「見到你實在太好啦.....啱啱嚇死我啊.....」

「嚇死你？真係可惜你死唔去嗰.....」我沒法忘記她和PUMA男想置我於死地的事，右手緊握菜刀。

沉默女臉色一沉，「你係唔係對我有咩嘢誤會？」

「誤會？無誤會。」

沉默女捉著我的手說：「其實係陳俊昇佢要我咁樣做嫁！」

「要你點樣做？」我甩開她的手。

「佢.....佢後先係你走開咗嘅時候，過左黎同我講，話要我幫佢一件事，如果唔幫嘅話就即刻殺左我。」

「哦？係咩事？」

「佢想我幫佢對付你。」

哈，我心中不禁發笑，PUMA男的人格我大概也知道，就算他要對付我，會不會要你一個女人幫手啊？

「咁你點答佢？」

「我第一時間話唔可以，點知.....點知佢捉住我對手，恐嚇我只要我唔幫佢就即刻強姦我.....我驚得滯就應承咗佢.....」

「你可以叫救命。」

沉默女抱胸搖頭，「唔可以嫁.....唔可以嫁，咁樣有機會會引咗群怪物黎，我好驚啊.....我真係好驚啊.....」

沉默女一時之間忍不住，哭了出來。

「喂喂喂！唔好喊住先。」

我最害怕就是看見女生哭泣。

「唔好喊住，我想問你隻肉塊怪物去咗邊？」

沉默女止住眼淚，眼神散渙的說：「佢殺左陳俊昇之後就怪叫咗幾下，然後就跑咗落樓，我驚佢會返轉頭，所以我就上咗黎三十五樓搵地方拎埋。」

為甚麼怪獸會自己逃走？難道它們每次只會殺一個人，還是沉默女隱瞞了一些情報……

「呢家得返我地兩個人，如果你想離開呢度，就要好好同我合作。」我說。

以目前的情況還不宜對付她，始終多一個人在，在遇到怪物時都多一線生機。

「知道……」沉默女低頭說。

我暫時和沉默女一起行動，當然，我並不信任她。

## 天平邨天喜樓 8

8.

我們二人往那神秘單位走去，在寂靜的走廊內，我們每走一步都會引起微弱的迴響，就像有人在我們身旁一樣。現在，白衣人會否在某處暗中觀察著我們？

到底那白衣人是甚麼東西？我現在只知道當我聽到微弱金屬聲音的時候，她鐵定在我的附近。

三十五樓，神秘房間。

我和沉默女進入那間房間後，馬上把大門鎖上。在上來前明明聽到白衣人在這三十五樓的位置，上來了卻只發現沉默女一人，那麼白衣人一定是躲藏在三十五樓的某處，或許.....就是在這間房間內。

我把單位大廳的燈亮起，和之前情況一樣，整個大廳都凌亂得很，地上那神秘的五芒星陣原封不動。

「呢啲係乜嘢黎嫁.....」沉默女問道。

沉默女的話多了，我總覺得她好像有些改變了，卻不知道她改變了甚麼。

我在五芒星陣旁蹲下，「呢個係一個逆五芒星陣，係用黎召喚惡魔用。」

「惡魔？」

「無錯，係惡魔。」

我確信，這個空間就是由這一頭惡魔製造出來的。

沉默女問道：「咁樣啲巨大怪物係唔係隻惡魔整出黎？」

「應該係，而且呢個空間都係佢整出黎嘅。」

「咁樣我地點樣先至可以離開呢度？」

我沉默片刻，搖頭。

我真的不知道，假若那頭惡魔不讓我們離開的話，我們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

我輕嘆一口氣，步入房間。

房間內的牆壁仍舊貼滿了惡魔照片和怪異圖案，我向沉默女揮手，叫她進來。

「呢度既牆上面貼滿唔同嘅惡魔相片，或者其中一隻就係將我哋帶入黎呢個空間嘅原兇。」我舉頭望著牆上照片說。

我留意到天花板是焦黑的，就像被大火燒過似的。

『快些.....離開.....』神秘的聲音再次在腦海中出現，我四處張望，也發現不了古怪之處。

「喂，你聽唔聽到？」我問道。

沉默女側頭說：「咩嘢？」

「無.....無咩嘢。」

或者，那種聲音就只有我才能聽得到，那把聲音，也許就是惡魔本人，他想我離開，是指想我離開這個房間？還是要我離開這個空間.....？

真有趣，要是我有能力逃去的話，我早就離開了。

正當我細心留意牆上的惡魔照片時，一陣微弱的金屬磨擦聲把我嚇得猛然一跳，心臟都快要跳出來。

我對沉默女做了個禁聲的手勢，右手搭在腰上菜刀把手，慢慢走近大門。

金屬磨擦聲是從走廊傳來的，也就是說白衣人就在走廊中，難道她剛剛躲在其中一個防煙門內，然後待我們進入這個單位後再來一個困獸鬥？天曉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該如何解決眼前困境。

聲音漸漸靠近，我的心跳隨至而躍動得更急、更快，臉上佈滿黃豆大小的汗珠，握著菜刀的手用力得關節都發白。

「嘍！嘍！嘍！」

拍打大門的聲音同時在敲打著我的心房，她要進來了嗎？我要死了嗎？

不，我不想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不想這樣。

「嘍！嘍！嘍！」

我拔出菜刀，準備來個魚死網破。

寂靜無聲，整個單位內就只有我和沉默女的呼吸聲外，也許是三分鐘後，也許是五分鐘後，門外的金屬磨擦聲漸漸遠去。

「走咗.....？」

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走廊內的確沒有金屬磨擦聲。我沒有打開門確認的勇氣，就當她離開了吧。

「佢應該走咗。」我說。

沉默女顫抖不停，久久不能語，我沒有理會她，回到房間內再仔細搜索。

那焦黑看天花讓的聯想到這惡魔應該是與火有關，可惜不能使用互聯網搜索相關資料。

我閉目養神，梳理現有情報。

有人進行了惡魔召喚，並成功讓惡魔製造出這個空間；我們六個人之所以會被弄到這個空間內，可能是我們幾個.....都是自殺身亡的人；那對十五歲情侶也許和召喚有關，我甚至懷疑他們就是主謀。

「喂！劉柏全.....點丫，到底有冇方法離開呢個空間？」沉默女問道。

我輕壓著太陽穴，「我哋要搵返對情侶出黎.....無錯！我哋要搵返佢哋出黎！」

「吓？搵佢哋？乜佢哋未死咩？」

「未.....！一定未！」

我在這個單位內再搜索了半小時，所得的線索和之前無異，並沒有新的情報，只好和沉默女一起去三十四樓找找小情侶的蹤跡。

我有預感，此行將會找出這個空間的真相。

「跟住我行。」我說。

沉默女靜靜的跟在我背後，與我一起走到三十四樓。

三十四樓。

我放輕腳步，小心翼翼地查看每一道大閘或大門，看看有沒有能夠進去的單位。

「咦.....呢隻係？」

我拿起地上的一隻鞋子，這是那個小女孩的鞋子。

我拿著鞋子，走往沉默女的身邊，輕聲說：「你睇吓呢隻鞋，係唔係個女仔嘅。」

沉默女接過鞋子，從不同角度看過鞋子後，點頭確認。

「我哋再搵清楚啲。」

正當我想去另一道走廊的時候，眼前的白影把我嚇得整個靜止不動。

「仆.....仆街.....點解白衫怪物係度.....」

白衣人正站在另一邊的走廊，與我四目交投，我不敢作出任何動作，只能瞪著她看一動不動。

她用那對布滿紅筋的眼睛瞪著我，把我的心都瞪得快要停止跳動，她右手好像拿著一個怪異的工具，是一個金屬天秤，突然，她踏前一步，天秤因為她的動作而搖動了，發出金屬磨擦的聲音。

原來一直聽到的金屬磨擦聲就是由她手中的天秤發出。

白衣人張開口，一步.....一步的走向我。







肉塊怪物怪叫幾聲，雙手像拍掌似的，然後就往一旁走廊走去，很快就消失於三十五樓。

完了，連沉默女都死了，我死定了。

我跌跌碰碰的走到牆邊，整個人軟掉，坐在地上。

金屬磨擦聲再次響起，白衣人再次出現在我身前。

「殺咗我啦，我唔再走啦，我好劫。」

我再沒氣力逃了，我再受不了心靈上的壓力。

『殺咗你？.....點解？』

「點解？你同啲怪獸一樣，都係黎殺我咗。」

白衣人一巴掌在我臉上，通紅的五指痕跡清晰可見。

「你.....打我？」

『你話我同班核突嘢一樣，我做乜唔可以打你？』白衣人怒道。

白衣人用左手插入眼睛，不，應該是放在眼睛上，取下一對隱形眼鏡。

「係.....Colorcon？」

脫下隱形眼鏡，白衣人的眼睛回復清澈秀麗，黑白分明的眼珠，配合她精緻的五官，絕不比那些「靚模」差。

「你唔係怪物？」

「你先係！好啦吓，就算你暫時失憶都唔可以再亂講嘢。」

我摸不著頭腦，「失憶？」

「係。」

白衣人舉起天秤，在我的眼前搖曳，金屬磨擦聲以很特別的節奏傳入我耳門，震動著我的腦袋，眼前的影像慢慢變得模糊，意識開始變得不清.....

零碎的記憶.....

身穿紅色T恤的男子，看樣子不過二十六、七歲，他站在我面前，手上拿著一把匕首，匕首的刀刃已插進我的心房。

「.....被因果.....刺中.....你就要.....」

我看著匕首拔出，傷口沒有流出丁點兒血，一種由心的尊敬之意包圍著我，對了，這個男人是很重要的人.....

一個身穿白色長裙的少女，纏著我的手，面前的大廈正是天喜樓。

「哥哥.....召喚惡魔.....一定要成功啊.....」

白衣人？她是我的妹妹？

「啊！！！！啊！！！！好痛啊！！」

我的腦袋在裂開似的，意識漸漸恢復。

白衣人咬破指頭，用鮮血點在天秤之上，止住天秤的顫動。

「哥哥，你無嘢啊嘛？」

我甩甩腦袋，「無.....我無事，你係我細妹？」

白衣人鼓起腮，「睇黎哥哥你嘅記憶仲未恢復，咁無辦法啦，你快啲落去二十樓，完成今次『輪迴』。」

「輪迴？」

白衣人捉住我的手，「無時間啦！快啲行啦！！」

白衣人拔腿就跑，你是無法想像她的速度有多快，在我看來，她的跑速就和保特一樣吧，由三十五樓拖著我跑去二十樓，也只用了三十秒不到的時間。

「喂.....等陣，我唔夠.....氣.....」

「快啲啦，如果等到太陽出黎就太遲嫁啦！！」

白衣人撞開二十樓那個單位的門，把我拖進睡房內。

她從衣櫃內拿出一條麻繩，「喲，你既角色應該係二十樓單位入面吊頸自殺，當你自殺咗之後，今次輪迴就會結束，新嘅輪迴就會開始。」

我驚訝的問道：「自殺？痴線嫁！我自殺未會死！」

白衣人怒視著我，手上除了天秤之外拿著一條麻繩，她很快閃身到我身後，我還來不及轉身她就用麻繩套上我的頸子。

「唔.....唔好殺我.....」

白衣人把天秤插在腰間，雙手用力拉緊麻繩，把我頸子套得緊緊的。

「你唔死嘅話.....我哋都要死！」

啊.....為何，為何她自稱是我妹妹，卻要把我這個哥哥殺掉？咦？不對，為甚麼我仍然能夠呼吸？

「咦.....你.....你係度做緊乜？」

白衣人吃力的說：「你仲敢問？我咁辛苦幫你綁個假吊頸結你就係度郁黎郁去。」

「假吊頸結？」

所謂假吊頸結，就是先把一條繩子用勾或其他方法繫在身上，再用真的吊頸結套過脖子，接著把兩條繩連上，那麼在吊起當時人的時候，繫在身上較短的繩子就會把當事人吊起，從外表看來當時人和真正吊頸無異。

「無錯，要先幫你做個假死嘅狀態先可以用『平衡天秤』完結呢次輪迴，再將你送入去第二個輪迴。」

「吓，我唔明你係度講乜。」

白衣人無氣的說：「你唔駛明，照我指示做就得啦。」

我放鬆身體，任由白衣人在弄繩結。

「得啦，等我幫你掛上去。」

白衣人把繩結掛在氣窗窗框上，而我則站在木椅之上。

「拎住佢。」白衣人遞上一個乒乓球。

「吓？佢有乜用？」

「將佢放係脇肋底度。」

我把乒乓球放到腋下，「緊住呢？」

「夾實佢。」

我按照她的說話把乒乓球夾緊。

「你咁樣做可以壓住手既大動脈，咁樣人地就唔可以用把脈既方式摸到你既脈搏，根住你要做嘅就係戴上佢。」

我接過一塊血肉模糊的膠膜，「呢一塊係.....面具？」

「係，唔可以比第二個輪迴嘅你見到你既樣，如果你嘅身份被揭穿，我好難以一己之力維持呢個空間嘅『平衡』。」

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說甚麼，不過沒所謂，戴就戴吧。

「閉氣。」

「閉氣？閉幾耐？」

「閉得幾耐得幾耐。」

我用力忍住呼吸，一動不動。

「好，開始。」

白衣人一腳踢開我的椅子，我就被吊在窗框上，我看見她高舉天秤，一陣怪異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眼前的景象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 天平邨天喜樓 10

10.

「啊！！！！啊！！！！啊！！！！！」

一陣少女的叫喊聲把我驚醒，我馬上閉氣，一動不動。

「細路女嘅叫聲？」我心中暗想。

我閉上眼睛，感覺到有一個人用手搭上我的手腕，是我！對！他就是我！我記起了現在的情景，現在就是我進入這個空間不久，在二十樓時所發生的事。

「死咗，佢真係死咗。」

他（也就是我）拿出一把剪刀出來，把我頸上的繩結剪斷，繩結一斷我就掉到地上。從窗框處硬生生跌落地上，反震讓我感覺到內臟翻騰，還好我忍得到痛楚，並沒有大叫出來。

外面傳來一陣騷動，很快就聽到「我」帶著幾個人離開了，我解開頸上剩餘的麻繩，步出客房。

「你係咩野人。」小男孩瞪著我說。

「就係你哋兩個召喚惡魔？」我問。

小女孩身體一震，躲在小男孩旁。

「你.....你係邊個！你點解知道呢件事！」小男孩激動的說。

我笑說：「我係邊個？我係黎阻止你嘅人！」

小男孩緊握拳頭，他知道自己未必會是我的對手，馬上拖著小女孩的手，拔腿就跑。

「咪走！！」我追上去。

兩個十五歲的小孩，奔跑起來竟然比我還要快一些，只是一眨眼他們就奪門而出，我來不及作出攔截，只好跟在他兩身後，往外面跑去。

「咪走！！」我再次大喊。

他們二人並未有直接逃進這條走廊的防火梯，反而先走到另一邊的走廊，再使用該走廊的防火梯。

二人往上跑去，我緊追其後，保持著一層之隔。

他們熟練的動作都在告訴我，他們並不是第一次來這空間。跑了十多層樓梯，我早已上氣不接下氣，只憑意志苦苦堅持，就在三十四樓的梯間，一個白影站著不動，小情侶看見白影，馬上止住去勢，站著不動。

「你又係邊個？」小男孩問道。

白衣人說：「我？我係黎回復平衡嘅人。」

「你.....你哋兩.....條友！就係.....你哋搞到咁多人死左？」我仍在氣喘。

小男孩護在女孩身前，「哼，你唔好亂咁講，我哋無殺過人！」

白衣人笑說：「哈哈，你當然無殺過人，但係你做嘅事令到好多唔應該死嘅人死咗，不過呢啲事其實都唔關我事.....」

白衣人停頓片刻，咬牙道：「不過你哋夠膽做出破壞平衡嘅行為，就罪！無！可！恕！」

到底她口中的「平衡」是甚麼？為何我完全聽不懂她的說話？算了，只要能離開這裡就行了；聽她說，離開的關鍵果然在這兩個小孩身上。

小男孩狡猾的笑道：「嘿，就憑你呢個『外來者』又點可能改變到呢個空間？」

小男孩一手拖著小女孩，衝往防煙門。

「邊有咁易走！」我用力拉住小女孩的手。

「放開我啊！放開我啊！」小女孩尖叫。

小女孩為了脫身，一腳踢在我的上五吋下五吋之處，痛得我縮在地上來回滾動；小女孩用力過猛，掉下一隻鞋子，小男孩乘此空檔，拖著小女孩推開防煙門逃去。

「隻鞋.....」

「唔好理啦！快啲走！」

白衣人走到我身旁，「乜你咁渣嫁？」

我蹲著揉搓著腳脛，「痴線，佢踢我上五吋下五吋啊！！痛死我啦.....」

「行啦.....唔可以比佢哋走甩。」

白衣人拉起我，拖著我手，和我一起追趕他們。

「你講嘅平衡係咩野黎？」我問。

白衣人說：「你恢復記憶之後自然會知。」

情侶氣喘如牛的跑到大堂，與此同時，兩頭肉塊怪物憑空出現，把他們擋住。

「佢哋黎啦終於.....」小男孩說。



白衣人皺眉道：「始終都係遲左。」

肉塊怪物各自伸出一手，分別把小男孩和小女孩抓住。

「喂喂喂.....發生咩事？」

白衣人用力把我往後推，「快啲上三十五樓嗰間房！我幫你爭取少少時間！」

肉塊怪物慢慢步近大堂欄杆，把小男孩和小女孩放到欄杆之外。

「我哋生生世世都要一齊。」小男孩說。

小女孩用力點頭，眼泛淚光。

肉塊怪物鬆開手，小男孩和小女孩就往地面墮下.....

「嘍！！」

我用盡全力奔跑，心中隱若感覺到，有些很糟糕的事快將發生。

「係呢度啦.....！」

我推開三十五樓那單位的門，一對恐怖的目光和我四目相投。

『你.....終於.....來了.....』

那對眼睛飄浮在半空，我完全控制不了身體，只能與它對望，就算我想閉上眼睛也不行；與它對望的時候，我察覺到四周景物在旋轉不停，我感覺到胃部像反轉了似的，很想嘔吐卻嘔不出來，兩腳軟軟的，往身旁跌跌碰碰。

「你.....你係邊個？」

『我？你忘記了我嗎？我是X X X，...是你.....X X X.....』

他在說甚麼，為甚麼我聽不到關鍵的字眼？我感覺到腦袋一空，整個人跌倒在地上.....

「滴答.....滴答.....」

一滴滴冰冷的水珠，在拍打我的臉龐。

「啊.....好痛啊個頭.....呢度係邊度？」

我搖搖腦袋，深呼吸幾口氣，濕漉漉的感覺讓我全身發抖，我環視一周，看來我正身處一個浴缸內。

「呢度係廁所？」

我艱難的爬出浴缸，剛甦醒的身體不能發力，再加上身上濕透的衣物讓我單是爬出浴缸都感覺到無比

吃力。

這個廁所是一個很標準的公屋廁所，在牆上掛了一面鏡子，有一個座廁，和一個不能完全臥下的浴缸，我猜這個單位應該是一個四或五人單位。

我眼角看到鏡中有對眼睛正在瞪著我，我馬上望過去大喊：「邊個！！」

鏡中沒有異樣，那對眼睛消失了，還是剛巧只是我的錯覺？我不知道.....

我打開廁房門，很暗，在單位內沒有照明系統，不，是有照明系統卻不能亮起，是停電了吧？

從窗戶往外看，這裡仍然是天起樓，看來我是被送到某一個單位內？那麼.....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那是！？

從窗戶看到兩頭肉塊怪物正在樓下忙碌工作，它們正在把地上的兩團肉塊堆放在自己身上。

「唔通.....佢地身上既肉塊係.....」

我感到胸口一悶，嘔吐大作。

不行，我不能再在這裡浪費時間，要是碰上肉塊怪物就只有死路一條，我要快點回去三十五樓，白衣人一定在那麼等待我。

當我拉開大門的時候發現大門鎖上，沒有鎖匙的話根本開不了。

我被困住了！！

# 天平邨天喜樓 11

11.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努力的在翻弄屋內每一個櫃，搜索每一吋空間，黑暗的環境讓我的搜索難度大大提昇，我只能依靠觸覺和有限的視覺細心探索。

「呢條係.....鎖匙！！」

我從書櫃最下層，找到一條鑰匙狀的東西。

我拿著鑰匙，走到大門旁，用手觸摸著大門的把手位置附近，找尋鑰匙的洞口。

「無嘅？」

在門上壓根兒沒有鑰匙洞口，那麼我到底要如何開門？沒辦法了，我已經沒辦法了。

「可惡！！」我用力踢往大門，再扭動把手，前後搖動大門。

「咦？」

就在我搖動大門的時候，大門被我推開了，原來這道大門是推而不是拉的，難怪剛才我怎樣拉都拉不動。不過，為何單位的大門是往外推？也許是這個單位裝潢過後改變了設計？

不管了，我馬上離開單位。

「咁暗嘅.....」

走廊內的燈全都關掉，難道是整座天喜樓都停電了？

在黑暗的走廊中，我總感覺到有一些東西在注視我，也許是錯覺吧，不過這種注視感覺使我全身上下都感到陣陣寒意。

悄悄推開防煙門，我感覺到身後有人走過，轉身一看，甚麼東西都見不到。我地心快跳得衰竭，要是再這樣嚇下去，恐怕還沒上到三十五樓就先心臟病發，一命嗚呼。

「冷靜啲.....冷靜啲.....」

我調整呼吸，把心境稍為平靜，再往三十五樓前進。雖然光線不足，但是我總覺得防火梯內的血跡好像有點兒變了，我始終抵擋不了好奇心，拿出手提電話，用電筒功能照亮牆身。

「呢啲係.....」

牆上的污跡不再是血跡，而是像墨汁般的黑色污跡。

「呢度.....唔通？再唔係之前嘅天喜樓？」

到底，在我暈倒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記憶中，那時候我進入了三十五樓的單位後，就有一對眼在看著我，對，是那對眼，那對恐怖的眼；在我暈倒之前，「它」還對我說了一句話.....

『要離開，就要記起自己的名字。』

它的意思，是當我記起自己的名字，我就可以離開這裡？他的離開是指離開這座「漆黑天喜樓」還是直接離開一切怪異空間，回到現實世界？

「我個名.....我個名係劉柏全！」我說。

『.....不對。』

一陣陰深的細語在我耳邊響起，我的汗毛盡數豎立，這一把聲線是我聽過最陰沉，最恐怖的聲音。

「邊個！？」

沒有人，在我附近都沒有任何人。

是它！一定是那頭惡魔！

它說不對？我的名字不是劉柏全？假若我不是劉柏全，那麼我是誰？

我努力回想有關自己的過去，然而腦袋就像爆裂似的，疼痛萬分，我想不起有關自己的事，就連丁回兒都回想不到，也許我真的失憶了。

既然想不了，就先不要想，看來我的身份也是其中一個關鍵，更是我回到現真世界的鑰匙。

一直在監視我的就是那頭惡魔吧，我記得它說過是我召喚它的？不可能.....不可能的，要是我召喚的，我又怎可能會讓自己身處危險中，它的话语一定是有其他的意思。

「上咗去先算.....」

現在我可以做的，就只有去三十五樓。

防火梯內，陰森寒風吹起，對比起之前寒冷得多，就像每登上一層，氣溫就冷一度似的。我瑟縮著身體，慢慢的登上梯級，每當我踏上一步，都讓我感到更深沉的寒意。

就在我去到二十樓左右，我聽到下方傳來腳步聲，也許是肉塊怪物，在這個關頭，我是不可以碰上它們的；我馬上往上奔跑，一定要擺脫它們。

「屌！！」

我才剛跑上一層，上方又傳來腳步聲，它們是把我包圍了，我深呼吸一口氣，轉身跑往二十樓，推開防煙門，往那個能進去的單位跑去。

很順利，那個單位的門仍能開啟，進入單位後，我瞬速把門鎖上。

「你係邊個？做乜入黎我屋企？」一把男性聲音由屋內傳出。

一個身體瘦削的男子站在單位之內，我與他四目交投。

「你係邊個？」我小心翼翼的靠近大門，右手按在腰間菜刀刀柄上。

瘦削男子全身顫抖的說：「你.....你入咗黎我屋企仲問我係邊個？」

從他的神情得知，他情緒不太穩定，我說：「我叫劉柏全。」

瘦削男子瞪大雙眼，「咩野話？你叫劉柏全.....咁啱嘅，我都係叫劉柏全。」

他叫劉柏全？竟然和我的名字一樣，慢住！難道他才是真正的劉柏全，而我根本就不是劉柏全，我是另一個人.....那.....我到底是誰？

「嘍！！！！嘍！！！！嘍！！！！嘍！！！！」

大門傳來猛烈的拍打聲，靠在大門前的我被它一震，往前一倒，幸好我反應敏捷，踏前一步平衡身體，才沒有仆倒在地上。

「咩.....咩嘢係出面？」劉柏全環抱著自己的身體問道。

「怪物.....係殺人嘅怪物。」

「殺人怪物？我哋未好危險？」

我微微點頭，「係。」

外面的怪物用力捶打大門，大門的螺絲在怪物一次又一次的捶打下開始慢慢鬆脫。

「點算啊？道門就冧啦！」劉柏全躲進睡房。

我看著鬆脫的大門，心跳越來越快，握著菜刀的手顫動不停。

「嘍！！！！嘍！！！！嘍！！！！」

我踏好馬步，抽出菜刀。

「嘍嘍嘍！！！」怪物的速度又加快了，門快要破開。

我調整呼吸。

「嘍！！！！」

大門破開，一頭滿身鮮血的怪物衝進來，我下意識把手中菜刀用力劈出，菜刀碰上怪物的肩膀，發出

尖銳的金屬磨擦聲，怪物的肩只被我劃出一道白痕，完全沒有受傷，倒是我的手受到反震，虎口裂開了，濺出鮮血，痛得不能再用右手拿著菜刀。

怪物完全沒有現會我，它衝入睡房把劉柏全抓起，用力捏住他的脖子，再把他舉起。

「救.....救我.....好辛苦.....呼吸唔到.....」

劉柏全雙眼反白，雙手抓住怪物的巨大手掌，兩腳不停在踢怪物的身體。

「可惡！！」

我用左手拿起菜刀，不停劈在怪物的背上，很無奈，菜刀刀刃都在劈擊下弄得崩裂，怪物仍然沒有受到丁點兒傷害。

我看著劉柏全的臉慢慢變紅，紅變成紫，雙手雙腳開始無力，最後身體抖動了幾下，就一動不動了；怪物把劉柏全放在地上，它從劉柏全的頸部拔出一條血管，把他的血液曬在自己身上，怪物身上的血跡也許就是這樣來。

## 天平邨天喜樓 12 [全卷完]

12.

「佢唔係黎殺我.....？無錯！每一隻怪物都只係會殺一個人，而殺左目標之後就會將目標嘅血放係自己身上面.....應該係一種儀式？」

這些都只是我的假設，留在原處也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只好再次登上三十五樓。

「好凍.....」

想不到這夜會讓我經歷了那麼多怪事，也讓我腦袋內多了很多問題。

我是誰？

白衣人真的是我妹妹？

會不會是我召喚惡魔的？

如何離開這個空間？

所有謎底的答案，我「應該」是知道的，只是我暫時失憶了。

到達三十五樓，我再次站在這間既陌生又熟悉的單位外。

「嚟！」我扭開把手，推開大門。

雜亂的房間，地上的五芒星魔法陣還在。

我推開凌亂的衣物，讓整個五芒星都可以清晰可見，我的手搭在五芒星上，一種熟悉的感覺憑空浮現。

對.....我記起了.....我的真正身份，我為何會在這個空間，如何離開這個空間，一切一切我都想起來了。

一團黑煙出現在五芒星上。

『你來了。』

我淡然的看著它，「無錯。」

『快，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忍不了發笑，「愚蠢嘅惡魔，我點會話你聽我個名！」

『你！！！！』

惡魔暴吼一聲，整個單位化為一片火海，灼熱的火焰快要把我烤熟。

「薩麥爾。」我淡然說。

所有的火焰同時熄滅，只留下焦黑的牆壁。

我瞪著那團黑煙，「1955年，石湖墟嘅大火都係你做.....」

黑煙痛苦的扭動。

1955年，石湖墟的報德祠被大火所焚燬，其真正原因就是有人召喚了薩麥爾。該場大火並沒有記載有死傷者，不過當年確實是有幾個偷渡者匿藏在報德祠內，被地獄煉火化為灰燼。

「當年你殺嘅幾個人完成左『第一重禁制』，你今次係天平邨嘅殺人計劃就完成左『第二重禁制』，如果唔係比我發現你，你再完成多一重禁制就可以化出分身黎呢個世界。」

黑煙扭動不停，還傳出怪異的尖叫聲。

我稍頓片刻，觀察著黑煙的流動，「唔好傻啦，你無可能反抗到。」

『你.....你是如何發現.....』

「好簡單.....首先，唔計頭兩位用黎做觸媒嘅小朋友之外，之後死者嘅年齡都係剛巧連續遞增一（20，21，22，23），呢種咁唔尋常既情況令我聯常到惡魔嘅召喚儀式，所以我將每位死者連同觸媒在內既死亡日期、該日死者嘅年齡再加埋自殺嘅樓層，三組數字相加，最後直至成為個位數，得出左1955年呢個年份.....」

2010年5月19日，15歲情侶，34樓， $2+0+1+0+5+1+9+1+5+1+5+3+4=37$ ， $3+7=10$ ， $1+0=1$ 。

2010年7月15日，20歲青年，27樓， $2+0+1+0+7+1+5+2+0+2+7=27$ ， $2+7=9$ 。

2010年8月10日，21歲少女，35樓， $2+0+1+0+8+1+0+2+1+3+5=23$ ， $2+3=5$ 。

2010年8月30日，22歲青年，20樓，23歲青年，34樓， $2+0+1+0+8+3+0+2+2+2+0+2+3+3+4=32$ ， $3+2=5$ 。

得出1955。

「我翻查返紀錄發現到1955年石湖墟嘅大火，我就帶埋細妹去現場進行『歷史回塑』，結果就發現你嘅足跡.....所以我就決定黎到天平邨，係你嘅儀式未完成之前入黎破壞佢。」

我一腳踏在五芒星上，黑煙馬上消散了很多。

「自殺嘅人係陽壽未盡之前就要不停重覆自殺嘅過程，你嘅禁制一定要等到所有人壽元用盡為止，好好彩，1955年嗰次嘅死者都年近半百，所以好快就完成第一次禁制，不過呢一次嘅禁制你揀嘅都係後生仔.....哈哈，天意如此。」

我左手結一手印，右手輕拍眼前空間，整個空間馬上開始震動。

輕微的金屬摩擦聲由我身後出現。

「哥哥！你恢復返記憶拿？」白衣人說。



「恩，你快啲除左對紅筋CON，好核突。」

白衣人怒道：「你講咩野啊！如果唔係你我駛得戴住呢對野？」

「係啦係啦，快啲除左佢啦，呢個空間我已經拎左掌控權。」

白衣人把紅筋隱形眼鏡脫下，回復清秀脫俗的美貌。

『渺小的人類……』

我雙手一拍，黑煙再消散了一點，「唔好係度嘈！」

『唔……』

「阿妹，係時候搞掂埋呢度啲嘢就走人。」

「好。」

妹妹把她的天秤交到我的手上，我右手高舉天秤，左手結印，口中唸出咒文。

整個空間開始變得不穩定，窗外的風景變得模糊，天上雷聲大作，整座大廈開始搖動。

「薩麥爾，你已被驅逐。」

黑煙被壓縮成一個黑球，黑球漸漸變細，最後化作一點閃光，消失於單位內。伴隨惡魔消失，整個空間面臨崩塌的邊緣，始終這個空間是由惡魔建造，失去了惡魔的支撐，空間已不能再維持下去。

我把咒文一改，空間變得稍為穩定。

「搞掂，阿妹準備。」

「OK！」

我雙手握著天秤，「禁制中止。」

『禁制中止……』

一把莊嚴的聲音響徹整個空間，我感覺到眼前的景象慢慢變淡，很快就變成一個白茫茫的世界，我的意識開始離開這個空間……

空間崩塌。

天喜樓。

天喜樓在短短三個月內發生了四宗跳樓自殺，一宗吊頸自殺事件，死者人數高達六人，六名死者皆為二十三歲或以下的年輕人，事件反映出年青人面對著很大的壓力和困難，讓他們踏上輕生之路。邨內

居民因自殺事件感到不安，部份居民更不敢在天喜樓附近路過，有住在天喜樓的居民更透露已經多晚失眠。

為使邨內居民求個安心，天喜樓進行了籌款，目的就是舉辦一場法事，使死者安息，生者安寧。

今天，正是法事舉行的日子。

我站在正門前的空地，看著法事舉行，少部分居民也在觀看。

「願死者安息。」我合十道。

「哥，你覺唔覺得佢咁係唔係好無辜？」

我苦笑道：「或者啦.....其實惡魔一直都係度影響我地，只要我地嘅心靈有空隙，惡魔就會乘虛而入，引誘我哋自殺。」

我蹲下身，看著地板之間生出的小草道：「假若一個生靈放棄珍貴嘅生命，就會受到相應嘅懲罰。」

「不過我相信，呢一場法事會令到佢地好過啲，希望來生佢地會學懂更堅強去面對困難。」

「嗯.....哥哥，真係有來生嫁？」

「有，我有一位朋友係喺地府做判官。」

妹妹皺起眉，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著我。

我懶得解釋，就在此時，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在那群居民之中。

「是『先生』.....？」

妹妹興奮的喊：「『先生』係邊度啊？」

待妹妹看過去，那個身影已經消失掉。

「唔係度啦已經.....」妹妹失望的說。

『做得很好.....沒有辜負我的期望。』

「先生！！.....多謝你。」

- 《先生系列1：天平邨天喜樓》 完 -